



曲阜党史資料選編

第一輯

中共曲阜县委党史
資料征集领导小组 办公室編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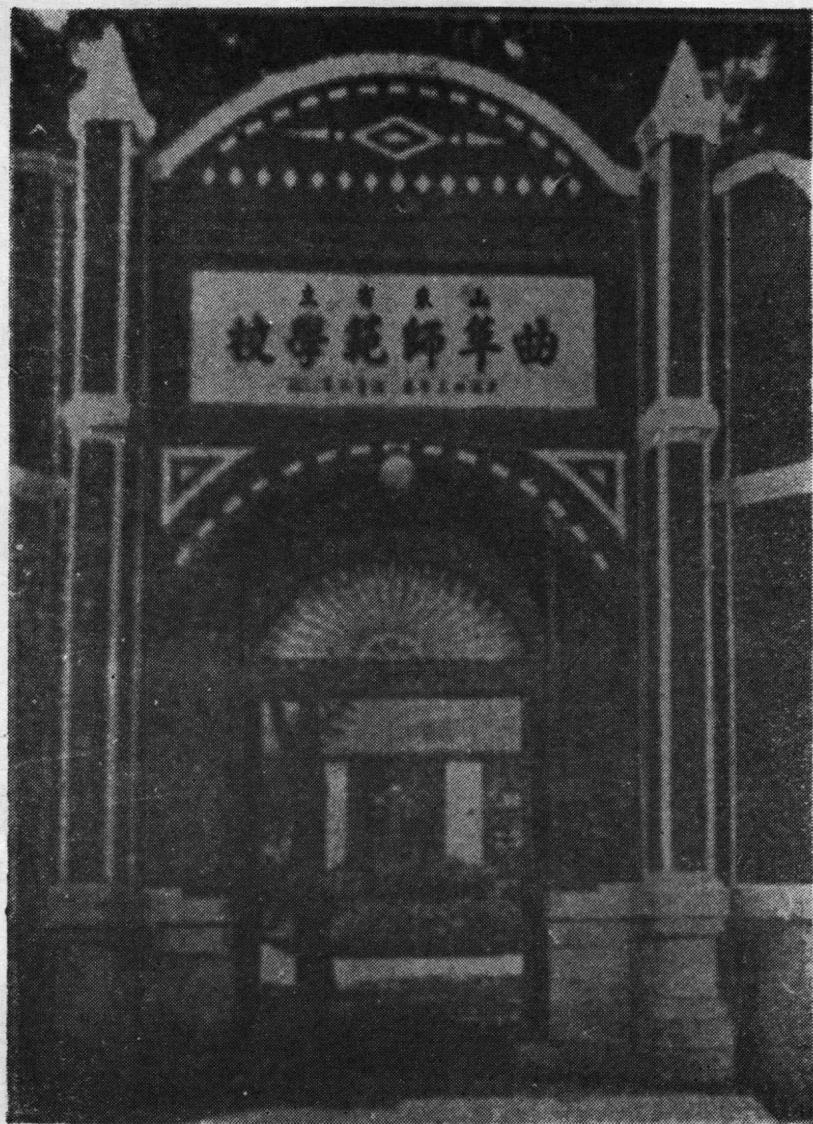
曲阜党史资料选编

第一辑

〔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〕

中共曲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

曲阜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单位——山东二师（今曲阜师范）之原校门。

中共曲阜
县委委员合
影（一九五
〇年），自
右至左：朱
兴邦、陈子
善、曲业胜、
孔子玉、庄
正坤、刘明、
王凤熙。



目 录

- 努力做好我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(代前言)
……………中共曲阜县委书记李清伦(1)

回 忆 录

- 楚图南同志回忆在曲阜
……………孔宪汶、姚开亮记录整理(6)
山东二师遭受大逮捕情况略述……刘弄潮(9)
我的回顾……………朱旭(35)
回忆在曲阜的岁月……………周林(62)

专 题 报 告

- 山东二师《子见南子》案始末……高文浩(82)
曲阜二师的抗日请愿和兖州截车事件
……………高文浩执笔(105)
从曲泗宁到泰泗宁的演变……………胡远(123)
曲阜城关早期党组织的活动
……………胡远整理(139)

人 物 传 记

- 何毅小传……………胡远整理(148)

文 献 资 料

- 孔子玉回忆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视察曲阜
.....孔宪汶、周玉民记录整理(153)
- 中共曲阜县历次党代会简介
.....县档案局提供材料(162)
- 编者的话.....(169)

努力做好我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

(代前言)

中共曲阜县委书记 李清伦

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，我县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经过一年多来的工作，搜集到了有关曲阜地方党史的大批资料。现在，初步整理出一部分，编印《曲阜党史资料选编》第一辑；今后，随着资料的积累和整理，还将陆续编印。从而为编写地方党史提供丰富的材料，为加强党内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生动的教材。

我们党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到现在，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光辉战斗历程。六十多年来，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，前赴后继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，经过无数次艰难曲折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，为共产主义运动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。认真做好党史资料征集、研究工作，总结党的

丰富历史经验，是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。这对于鼓舞革命斗志，教育子孙后代，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。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说过的那样：“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。这个研究是必要的，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，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过的路搞清楚，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。”（毛泽东：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》，载《山东党史资料》八一年第二期）

曲阜是我省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。据曲阜师范（原山东二师）校史记载：一九二五年，该校内就建立了党的组织，以后虽屡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破坏，但这个学校内我党的地下活动，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期间。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楚图南、清华大学教授刘弄潮、四川省政协主席任白戈、解放军总参动员部部长曹宇光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及已故的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程照轩、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夏辅仁等许多同志，都曾在二师从事革命活动。二师的共产党员们团结广大师生，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，还深入农村建立了革命团体“小刀会”、

“抗日救国会”、“抗日后援会”。这里发生的《子见南子》案、兖州卧轨等事件，都是轰动全国的。当时二师闻名遐迩，与河北的保定二师并提，被誉为南、北“红二师”。日寇侵占曲阜后，曲阜师范解散，这里的共产党员们根据上级党的指示，在曲阜、泗水北部的农村里发展组织，建立人民武装，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，先后成立了曲泗宁中心县委、曲阜城关区委、险河区委等机构，领导全县人民抗击日寇，并为党培养、输送了大批干部；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县党组织动员成千上万的民工参战，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“重点进攻”，为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提供了大批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；建国以来，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、群众，艰苦奋斗，努力工作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这些生动的史实，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凝成的，是老一辈革命家、广大党员和全县人民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谱写的。对这些光辉的业绩，我们应当认真地搜集、整理，将其载入史册，以教育人民，鼓舞斗志。这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。

编写党史，必须掌握丰富、准确的党史资料。这就需要广泛征集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、重要决策、重要人物的活动材料，革命的主体力量、同盟者和敌人方面的有关材料，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等材料。材料的来源，主要是保存在档案、文献里的书面记载和一些老同志头脑中的“活材料”。当前，除努力做好文献资料的搜集、整理工作外，更重要、更迫切的是要千方百计抢救“活材料”。同时，要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，进行专题研究，通过比较、鉴别、加工整理，达到求实存真，进而编写出内容翔实的地方党史来。

完成我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，仅靠党史办公室的几个同志是远远不够的。这就需要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高对这项工作的认识，要看到，这是一件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工作。因此，希望全县各级党组织、广大党员和群众，不仅都要关怀、支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，而且应该层层发动、人人动手，积极提供材料，撰写文章，将我县党组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等活动情况反映出来，报县委党史办公室。

这一辑《曲阜党史资料选编》中，刊载了楚图南、刘弄潮、朱旭、周林同志的重要回忆录，楚图南同志还在百忙中为本刊题写了书名，在此一并致谢。我们热诚地期望在曲阜工作过、战斗过的老同志，多加指导和帮助，与我们共同为党史资料的征集、研究和地方党史的编写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

楚图南同志回忆在曲阜

(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)

我今年八十三岁，云南省人，一九二三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。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。

一九二六年，我在哈尔滨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二九年，东北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，在东北工作的吴丽石同志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。由吴丽石同志介绍，我到了泰安山



楚图南同志近照

东省立第三中学教书。一九二九年下半年，通过党组织与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的关系，我又到了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教书。三零年八月，二师校长换成了张郁光，那时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他思想进步，赞助革命，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但他没有把我暴露。我

那时已经知道二师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，但却接不上关系。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，是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所能想像不到的。当时接头既没有现在的介绍信，也没有真实的姓名和地址，通过暗号——一柄手杖或一本书，接上头就谈话，联系工作。

我到了二师后，就以教文史课作掩护，做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工作。我在青年学生中以钻研业务为名，组织了读书会、学习会、讨论会，借以引导学生分析当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，进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介绍社会主义。参加读书会、学习会、讨论会的人数，以探讨问题的政治色彩的浓淡、深浅来定。讨论的问题深一些，马列主义思想浓一些的，参加的学生人数就少些，反之就多一些。一般的问题，人数就更多些，有时候全校的学生都参加。一九二九年冬，我从上海买来了很多进步书籍，装了满满两柳条箱，带回二师给学生看。后来我去济南时，这些书籍全部留下了。现在曲师图书馆还有这些书籍吗？我在二师期间，按照当时上级组织的安排，不过问组织发展工作，只在青年学生和部分教师中进行

宣传和教育工作。通过政治活动，学校地下党组织发现进步的学生，就逐步吸收到党内来。

我们在曲师的活动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，国民党的曲阜县党部要抓我。在张郁光校长的帮助下，我于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离开曲阜，到了济南省立第一高中教书。我离开曲阜后，有二十多个平时与我关系密切的学生在学校待不下去了，也相继离开了该校，记得李沾吾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李解放后曾任中苏友协副秘书长，他身体不好，现在可能离休了。我离开二师不久，党就派了任白戈同志到二师，继续进行工作。

到了济南省立第一高中后，我在全校作了有关“五四”运动的报告，鼓动青年学生起来反帝反封建。当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知道了，他把我在泰安、曲阜的活动联系起来，下令通缉我。当时第一高中的校长张默生也是赞助革命的民主人士，他便帮助我离开了济南。当时胡也频、丁玲也在第一高中教书，他俩也和我一起离开了济南。

（孔宪汶、姚开亮记录整理）

山东二师遭受大逮捕情况略述

刘 弄 潮

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，校址在孔子的家乡曲阜，那是颇有名气的地方，又加上二师共产党的活动早，所以革命人士多愿到二师去任教。但曲阜封建势力强大，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就更复杂。“五四”运动后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二师反孔思潮高涨。北伐胜利，鼓舞二师



刘弄潮同志在
二师工作时像

同学以大无畏精神，公然在孔夫子门前演出话剧《子见南子》。孔家勾结南京政府的孔祥熙，以“侮辱祖宗”之罪名，大肆镇压师生，轰动了全国。

我去曲阜二师任教时，已是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后半个月，同学们的思想已发展

到公开信仰社会主义，反对托派猖狂围攻的阶段。

“九·一八”前，曲阜二师内我党的力量尚薄弱，学校内党的负责人陆建平任教务主任（回上海后叛变投敌），工作不踏实，群众关系差，很难争得同学们的信任。于是托派乘虚而入，托派小头目、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张彝堂，钻到二师当了训育主任。他惯耍手腕，常假马克思主义之名，行欺骗蒙蔽学生之实，打击革命师生，甚至造谣诬蔑斯大林。这时，二师内反击托派猖狂围攻的任务，理所当然地落在革命师生的肩上了。

“九·一八”后，我在上海接到任白戈同志的急电，约我速去曲阜二师教社会科学。我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反托斗争，立即整装赴鲁。当时，全校抗日会已被张彝堂把持，他常以滥言诬蔑和攻击斯大林，从不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，不组织抗日游行示威，更不愿谈团结抗战。初到二师，同学们不了解我的底蕴，我不便轻易表态。为了争取群众，我就以大革命时代任过武汉第二中山大学教授的身份，公开讲授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。不到两个月，大

多数同学逐渐对我了解，而敬佩我的踏实了。

敌人最怕宣传马列主义。张彝堂发觉后，惊慌不安，手忙脚乱，开始对我发起进攻。他于十二月中旬的一天，一方面急令他的喽罗，在训育处的壁报上，假名“学者”讽刺我：“世界上哪有自命为马列主义者，而对于革命论争，不敢表示自己态度的？无非是来混饭吃，挣得一点钟一块七角五罢了！”另一方面，他又虚情假意，自称为“晚辈”（其实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，他比我大），请我到他家共进晚餐，给我“赔礼”。我当机立断，笑道：“都是老朋友了，你请我就去吃，谈什么赔礼？”到了他家，他一面着人置办酒席，一面又单刀直入地问我：“一些素来崇敬您的学生，想在壁报上请教一些问题，你看见没有？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当然看见了。”他装模作样地说：

“小孩子嘛！固然热情，但过于气盛，未免太幼稚。”我问：“他们是年轻幼稚，还是恶意侮辱？”他急忙辩解：“当然是尊敬爱护，决不至侮辱。童言无意，望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恕其词而谅其意吧？”我大笑道：“我不是小孩，既不能恕其词，更不能谅其意。你赶快